

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七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宗澤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第歷官登州通判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夾攻遼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使金議和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磁經敵騎蹂躪

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除河北義兵都總管東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迺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擊大破之金人旣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齋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

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明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荅澤以孤軍進連敗金人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王承制以澤

爲徵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卽提軍欲徑
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
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
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自古姦臣皆外爲恭
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
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
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又上書言今天下所屬望者
在於大王大王行之得其道則有以慰天下之心所謂
道者近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抑
驕侈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僞因累表勸進

王卽帝位于南京澤人見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
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
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
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
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臣
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
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李綱薦知開封
府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
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
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

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言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唱爲異議者非爲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時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曰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爲非尚書左丞許

景衡抗疏力辨且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有
詔如淮甸澤上表諫不報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
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
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爲統制飛由是
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請帝回汴京不報復抗疏言
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
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
兩河雖未救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
一臂之弗瘳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又條上五事其一
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爲潛善

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金將黏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斬以徇旣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脅從侮之金人入滑部將張爲請往抹力戰死之澤聞爲急遣王宣救之爲死一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爲喪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

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
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䟽曰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
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上策
者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爲
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
協謀雪耻策感泣願效死因問敵虛實盡得其詳遂決
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力勦敵期
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
利悉引兵去澤䟽諫南幸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穎詣
行闕上䟽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

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
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
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
幾乘時而已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
制趙世隆殺之至是世隆弟世興以兵二萬來歸澤
數世隆罪命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
徐謂世興曰汝兄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
泣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敗之
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
爺爺澤䟽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護從

還關卽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
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上乃
降詔擇日還京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
等所抑潛善等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伺察
之澤憂憤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矍然曰吾爲國積憤
至此汝等能殲敵我死無恨已而歎曰出師未捷身先
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無一語及家事但
呼過河者三卒建炎二年七月也年七十都人號慟遺
表猶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諡忠簡澤質直
好義親故貧者多依爲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

掌膳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澤招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卒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穎爲判官充反澤所爲頗失人心穎屢爭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爲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爲盜而中原不守矣

論曰靖康建炎之禍徽欽囚而北高宗播而南一特忠義之臣紆籌策以贊匡復首有執政李綱舊都留守宗澤顧皆阻於姦佞屢失事機綱旣弗安于位而澤亦賈

志以死悲夫按澤撫羣盜集義旅居猜忌之地史謂黃
潛善等慮變遣其寮陰伺察之亦詎知非高宗意設澤
不死必與岳飛同獲罪矣劉向有言執狐疑之心者來
讒賊之口其不然乎

岳飛

子雲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
耕侵其地割與之貰其財不責償飛好左氏春秋孫吳
兵法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
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人義之宣和中應募累
功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慮其

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
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耳高宗卽位飛上書請乘敵穴
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以越職奪
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待以國士借補脩武郎充中
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用兵在定謀勇不足
恃藥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
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以收復河北所大喜借
補武經郎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
獨引所部鏖戰遂拔新鄉已而戰侯兆川又敗之又戰
太行山擒金將柘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

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敵敗走飛自知與彥有隙復歸
宗澤爲留守司統制及杜充代澤飛累功授真州刺史
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
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不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
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時命充守建康金
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
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瓌先遁諸
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
秋毫無所犯兀术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累戰皆
捷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建炎四年

元术攻常州飛移屯宜興遣王貴等追破湖盜郭吉又遣辨士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焉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于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元术次龍灣飛馳至新城大破之元术奔淮西遂復建康元术歸飛又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與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遷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金攻楚急詔飛往援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抵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楚遂陷詔飛還守通泰尋有旨聽

隨宜棄守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紹興元年張俊
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請爲
先鋒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
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
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
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
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成聞進敗自引兵十
餘萬來飛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
僞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降之江淮平俊
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據道賀二州命飛招成成不從飛連破其衆成奔連州進兵迫成成走宣撫司降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等皆平之三年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南安建昌汀邵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令勿殺受其降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帝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飛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

置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
李橫牛皐皆隸焉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
鄧諸州又約湖寇楊么趨兩浙帝命飛爲之備四年除
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
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
兵湖湘以殄羣盜帝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
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
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
崖死復郢州連復隨州襄陽鄧州唐州信陽軍襄漢遂
平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乃

以隨郢唐鄧信陽竝爲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元木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五年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先遣使招諭賊黨王佐佐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拊其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招捕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叅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

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未幾佐果襲周倫砦殺倫會召
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都督
能少留不八日平破賊浚許之飛遂如鼎州佐招揚欽
降禮遇遣歸欽說余端劉詭等又降獨么負因不服方
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
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
流而下擇太淺處遣善罵者挑之賊怒來追舟輪礙不
行飛遣兵急擊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
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半臯擒斬之果
八日而平浚嘆曰岳侯神筭也詔兼斬黃制置使未幾

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毋憂起復飛扶視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下魏州降其衆數萬復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捷中原響應七年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不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卽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之

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消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騫鈍之材也帝稱善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管田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鄴瓊兵隸焉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又手疏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旣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帝曰有臣如此顧復

何憂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
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議瓊事忤浚語在浚傳飛卽日
上章乞終喪步歸廬母墓浚怒奏以張宗元監其軍語
在帝紀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凡六日趨朝待罪帝
慰遣之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
未決又奏錢塘非用武之地願建都上游親督六軍未
報忽瓊叛如飛所料飛請進屯淮泗伺便擊瓊期於破
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
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作蠟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
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飛奏宜乘機長驅以取中

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和好
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
河南大赦飛表謝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
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
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
受會遣士儀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瑞實欲觀釁以
伐謀檜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毫劉錡告急命飛
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
卿朕不遙度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
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

軍在頓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以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淑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召龍虎太平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冒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麋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常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是役以萬五千騎來飛戒士卒以麻札刀入陣分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又連敗

之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
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
殺兀朮壻夏金吾副統軍黏罕索孛堇兀朮遁去梁興
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
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
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
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
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
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
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

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悉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寶盡
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
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
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
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金帥烏陵
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
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
虎大王下忤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
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
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盡淮

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檢
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
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
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
慟哭訴曰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
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
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元朮棄汴去有
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矣自古未有權臣
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
乎元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

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諜報
金分道渡淮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方苦寒嗽力疾
而行人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
爲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得
奏大喜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
帝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元本破濠州張俊
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
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旣決檜患飛異已乃密奏召三
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
王次翁計俟之六日旣至授樞密副使位衆知政事

上飛固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
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
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金人攻淮西俊
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卽行遂解廬州
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恥揚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
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及同行楚州城俊欲
脩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
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
軍恐至生事紉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
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

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
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爲已任不肯附
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恚曰君臣大
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术遣檜書必殺
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
殺之以諫議大夫方侯嵩與飛有怨風嵩劾飛又風中
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
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
陽而不守飛系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
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

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
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
示著有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旣而閱實無左驗鑄
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
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
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卨
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
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傳
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妻贊其決檜手書小紙付獄卽
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燕市籍家皆徙家嶺南幕屬于

鵬等從坐者六人飛被收時其女痛哭父冤負銀瓶死井中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鹵俱劾去宗正卿士儂請自口保飛以竄死汾州進士智浹建州布衣劉允升各上書訟冤智浹編管袁州允升下獄死飛獄之將上也韓世忠詣檜詰之檜曰岳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洪皓在金蠟書馳奏以爲金人畏服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北訪求迎歸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家無姬侍吳玠遺名姝結纼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少豪飲帝戒

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
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
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
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竊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
凍死不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凡有頒犒
均給軍吏善以少擊衆猝遇敵不爲動敵爲之語曰憾
山易憾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
闕一不可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
後指操爲姦賊尤檜所惡也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
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推功將士然忠憤激烈議論

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紹興末太學生程宏圖訟
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爲純州至是
仍舊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泣訟之孝宗詔復飛
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悉錄其後建廟於鄂號忠烈謚
武穆嘉定封鄂王理宗改謚忠武王子雲雷霖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贏官
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張浚廉得其
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爲公也奏乞推異數
特旨遷三資飛累表不受韻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
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爲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

金帶御器械飛又力辭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死年
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露恤典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
訓郎閣門祇候贈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贈
太中大夫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凡出師
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爲籲天辨誣集五卷天定
錄二卷上之震朝奉大夫建脩武郎閣門祇候

論曰昔晉文之拔卻穀孫權之助呂蒙文武豈不欲兼
哉岳飛本以勇敢進而旁通儒業恂恂檢飭以忠義自
誓觀其所撰表詞真有諸葛孔明之風奚數卻呂輩耶
當時盜平而敵屢挫設非阻於秦檜和議則雪國恥復

政都固可刻日待願旣弗償反遭慘禍高宗頓忘父兄
之仇宜其莫恤功臣之冤也詩曰君子秉心維其忍之
飛之所遭亦不幸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

列傳七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韓世忠

字彥直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鷲勇
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年
十八以敢勇應募隸赤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調兵
捍禦世忠在遣中斬關殺將屢破其衆再轉進勇副尉
宣和二年方臘反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賊敗而遁
世忠窮追至睦州挺身渡險擣其穴禽臘以出山東河
北盜賊蠭起世忠從王淵梁方平討捕禽戮殆盡積功

至武節郎欽宗卽位轉武節大夫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總管司辟選鋒軍統制累以功遷嘉州防禦使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進金人縱兵逼城世忠據西王臺力戰金人少却翌日酋帥率衆數萬至時世忠戲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酋長遂大潰康王卽皇帝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初建御營爲左軍統制建炎二年升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以所部從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將軍屯淮陽會山東兵拒敵黏罕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夜引歸敵躡之軍潰

于沐陽閣門宣贊舍人張遇死之在陽城收合散亡得
數千人聞帝如錢塘卽繇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反
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張俊喜躍
不自持世忠得浚書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
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俊身任
之公無憂欲卽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
有不測已遣馮輔甘言誘賊矣以所部發平江至秀州
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正彥聞世忠
來檄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
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至矯制除世忠及張俊爲節

度使皆不受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傳所質防守嚴密朱勝非給傳白太后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逐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傳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舍舟爲前軍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櫟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傳正彥擁精兵二千

開湧金門以遁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
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
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脩
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于帝
曰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
之於是以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
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
潰擒正彥及傅弟邨送行在傅亡建陽追禽之皆伏誅
授檢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兀朮將入侵帝召諸
將問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鄆岳幸長沙世忠曰

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以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旣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有鎮江退保江陰杜充以建康降敵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寺金將李選降受之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撻辣在濰州遣李童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

八日太一字董軍江北元术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
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驍健者明日敵舟譟而前
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縋則曳一舟沉之
元术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
土則可以相全元术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
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
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版鋪
之穴船版以櫂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
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
流元术一夕潛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

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旂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敵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迺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潯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一絳袍玉帶旣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元朮也是役也元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帝大賜札褒獎甚寵拜檢校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紹興元年十一月命世忠副孟庾爲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討閩寇范汝爲二年正月世

忠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巨測五日城破汝
爲竄身自焚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
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世
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
擁餘衆在郴邵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
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
營柵相望世忠伏精兵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
授太尉三年三月進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西路宣
撫使置司泗州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
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

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何以
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
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
臣使金世忠檄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
去世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抵吾鞭所嚮
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
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
孛董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
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
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

上樁人曾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厲勁騎四面
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捷字也等二百餘人所遺董旼亦
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鴟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
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
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復
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論者以此舉爲
中興武功第一五年進少保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
使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
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親織薄爲屋將士有怯戰者
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恥之故人人奮

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劉豫兵數入寇輒爲世忠所敗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圖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卽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拒其吭而奮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旣而圍淮陽賊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六烽具舉兀術與劉視皆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尋詔

驍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三月除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仍楚州置司四月賜號楊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願効死節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帝率優詔褒答後金果渝盟如其言金使蕭哲之來以詔諭爲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

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上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
許旣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九年授少師十年
金人敗盟兀朮率撒離曷斡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
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敗之又遣解元擊
金人於潭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
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
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
知名世忠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十一
年兀朮恥順昌之敗復謀再入詔大令兵於淮西以待
旣而金敗於柘皋復圍濠州州破三日世忠至楊沂中

軍已南奔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劉寶沂流將劫之金人伐木塞青龍洲扼歸路世忠知之全師而還金人自渦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拜世忠樞密使世忠爲檜所抑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世忠達疏乞解樞密柄繼上表乞骸罷爲醴泉觀使秦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橋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後攻潭國公又封咸安郡王又改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卒年六十三進太師通義郡王孝宗封斬

王謚忠武配饗高宗廟庭世忠常戒家人曰吾名世忠
汝輩諱而不言是忘忠也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
世忠獨櫻檜怒而抵排和議觸檜尤多十指僅全四不
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創克敵弓常用以取勝嗜義
輕財錫賚悉分將士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
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臥家
凡十年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
士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彥古戶部尚書

彥直字子溫生期年補右承奉郎尋直祕閣六歲從世
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卽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喜付

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卮角之繻傳其首年十二賜三品服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調太社令秦檜素銜世忠會彥直除喪出爲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檜死拜光祿寺丞累進直龍圖閣司農少卿總領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尋兼發運副使會時相不樂密啓換武階授利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乾道七年授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條奏軍中六事朝廷多從之八年因歸文班授左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台州內祠養親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遷刑部侍郎明年兼工部侍郎以議奪吳名世改正過名不當降兩

官會當遣使千金在廷相顧莫肯先帝親擇以往聞命
慨然就道既至幾罹禍者數守節不屈金卒禮遣之帝
嘉歎遷吏部侍郎尋權工部尚書復中大夫改工部尚
書兼知臨安府方控辭以言罷提舉太平興國宮尋提
舉佑神觀奉朝請尋知隰州海寇出沒勢甚張彥直授
將領土豪等方略生禽賊首海道爲清以功進敷文閣
學士而以弟彥質爲兩浙轉運判官引嫌易泉府勾祠
奉親差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特令佩魚示異數也淳
熙十年夏旱應詔言時政久之再爲戶部尚書會歲旱
乞廣糴爲先備又乞追貶部曲曾誣陷岳飛者以慰忠

魂以言降充敷文閣學士尋提舉萬壽觀有疾帝賜之藥進顯謨閣學士掌樞宋朝事分爲類目名水心鏡爲書百六十七卷光宗覽之稱善進龍圖閣學士轉光祿大夫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史稱韓世忠之忠勇勳烈尚矣然當時從臣汪藻疊奏諸將祿極貲盈驕悍無閭志而世忠屯京口掃儲避敵秀州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其事跡顯暴如此要之蹙蹙復奮後功可贖千城之材難責以細行也他日世忠爲河東宣撫請以賜田及私產自膏未需之稅併歸之官無亦懲人言而勵檢操視劉光世求膏壤

張俊與民爭利不差賢哉是故南渡名將岳飛爲言取世
忠次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七十三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劉錡

吳玠

吳璘子挺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
聲如洪鍾善射嘗從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
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宣和間授閣門祇
候高宗錄仲武後授閣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爲隴右
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帝輒佈之曰劉都護來歷
擢果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
司紹興十年金人歸三京充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錡

自臨安沂江絕淮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
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五月抵順昌金人果敗
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謀報金人入東
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
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
不可敵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
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
清號夜叉者議與錡合錡大喜繫舟沉之示無去意寘
家寺中積薪於門戍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
敵手也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劒爭呼

躍曰當爲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鎡於城上躬自督厲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及金人圍城鎡破其鐵騎數千特授鼎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距城二十里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髯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鎡復募百人以往命折竹爲咄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木在汴聞之卽索

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
錡聞兀朮至募得曹成等二人諭遣作間第如我言今
置汝綽路騎中遇敵則佯墜馬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
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
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
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鵝車砲具不用兀朮至城下錡遣
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訓曰太尉
非仁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
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
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楨上流

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夷其族敵用長
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
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
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閒暇
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敵人馬饑渴食水草
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
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
南門以銳斧犯之士殊死謂入其陣敵大敗兀朮拔營
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時兀朮兵皆重鎧甲號鐵
浮圖戴鐵兜牟周巾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

一步卽用拒馬擁之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長
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
至是爲錡軍所殺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山
阜兀術平日侍以爲强者什損七八捷聞帝喜其授
錡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
置使是役也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錡兵不滿
二萬出戰僅五千人惟以逸待勞故輒勝洪皓在燕密
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
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
討則兀術可禽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

愜也七月命爲淮北宣撫判官副楊沂中破敵兵於太
康縣未幾秦檜請令沂中還師鎮江錡還太平州岳飛
以兵赴行在出師之謀寢矣十一年帝測知敵情必不
一挫遂已乃詔大合兵于淮西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
錡渡江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
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臯與
金人夾石梁河而陣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會沂中
王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朮以鐵騎十萬
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
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

鏖戰沂中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敵入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卽退走錡駐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時竝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多嫉之俊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臯之賞錡軍獨不與濠州告急俊與沂中錡趨黃連埠援之距濠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或言敵兵已去錡謂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神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槩上餘皆逸錡見俊俊怒曰

有卒歸言未嘗劫砦呼一人出對錡正色曰錡爲國家將帥有罪宜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飛奏留錡掌兵不許詔以武泰之節提舉江州太平觀錡鎮荆南凡六年軍民安之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閒乃命知潭州加太尉復帥荆南府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八月金人攻揚州錡大敗之錡病求解兵柄留其姪副都監汜以千五百人塞

瓜洲渡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專防江錡遂還鎮江十一月金人以重兵逼瓜洲汜先退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却統制魏友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錡憤懣病益甚都督府叅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戰敗金人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其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召詣闕提舉萬壽觀明年二月錡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答如響至錡莫

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云

吳玠字晉卿隴干人少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累功升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坐違節度降武顯大夫罷總管復知懷德軍張浚惜玠才尋以爲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轉忠州防禦使張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都統制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已而敵驟至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

守計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
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
戰大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雨雹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箬
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張浚錄其功承制
拜明州觀察使居母喪起復兼陝西諸路都統制金人
自起海角徂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婁宿
死兀朮會諸道兵十餘萬攻和尚原玠大敗之兀朮中
流矢僅以身免張浚承制以玠爲鎮西軍節度使弟璘
爲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二年命玠兼宣撫處置使司
都統制節制興文龍三州金又窺蜀以璘駐兵和尚原

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
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
綴關師古撒离喝自商於直擣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
二月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
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
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离喝大驚以杖擊地曰
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登山仰攻爲大石摧
壓死者山積凡六晝夜不退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
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棄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
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築潭毒山以

自固玠走三泉會之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兵邀于武
休關掩擊其後軍墮澗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金人
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
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州制
置使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玠以萬人當其衝
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
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
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金分軍爲二兀朮陣于
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
已而金人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

之復正金人復以火攻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以郭震戰不力斬之捷聞授玠川陝宣撫副使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仙人關功拜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節度使璘自防禦使升定國軍承宣使楊政以下遷秩有差六年兼營田大使易保平靜難節九年金人請和帝以玠功高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遷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

節制遣內侍賜親札至則病甚卒於仙人關年四十七
贈少師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寘座右積乂墻牖
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小利故能保必勝
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詢受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晚
節頗多嗜欲使人漁色於成都喜餌丹石故得咯血疾
以死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
亦棘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謚武
安作廟于仙人關號思烈淳熙中追封涪王子五人長
拱亦握兵云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從玠攻戰積功至閤門宣贊舍人

紹興元年箭筈關之戰璘功居多起遷統制和尚原軍
馬於是玠駐師河池璘專守原及兀朮大入玠兄弟以
死守之兀朮中流矢遁歷遷棗州防禦使知秦州節制
階文玠敗於祖溪嶺時璘猶在和尚原玠命璘棄原別
營仙人關以防金深入四年兀朮撤離喝果以大兵十
萬至關下璘血戰連日金兵大敗二酋自是不敢窺蜀
者數年露布獻捷遷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廓路經略
安撫使知熙州六年新置行營兩護軍璘爲左護軍統
制九年升都統制尋除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玠
卒授璘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時朝廷恃和忘戰欲廢

仙人關於是四川權宣撫胡世將抗奏謂當外固歡和
內脩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仙人關未宜遽廢
魚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值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
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世將尋真除宣撫置
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散商
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遠近震恐世將急召諸將議惟
涇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叅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
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儒語沮軍可斬也璘請
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
乃遣渥之涇原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

于石壁砦敗之詔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璘以書遺金將約戰金鵬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李師顏以驍騎擊走之鵬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及女真百十有七人撤离喝怒甚自戰百通坊列陣二十里璘遣姚仲力戰破之授鎮西軍節度使升侍衛步軍都虞候十一年金將胡盭習不祝合軍五萬來攻璘與胡盭戰剡家濟用姚仲計及疊陣法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胡盭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詔趣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十二年入覲拜檢校少師階成岷鳳四州經略使

十四年朝議析利州路爲東西路以璘爲西路安撫使
治興州階成和鳳文龍興七州隸焉時和議方堅而璘
治軍經武常如敵至十七年徙奉國軍節度使改行營
右護軍爲御前諸軍都統制安撫使如故二十一年以
守邊安靜拜少保二十六年領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
統制職事改判興州渡江以來未有使相爲都統制者
璘已爲開府儀同三司故改命之三十一年金主亮叛
盟拜四川宣撫使金兵扼大散關及黃牛堡璘遣將敗
之又兼陝西河東招討使明年遣將攻拔大散關分兵
援和尚原金人走寶雞時又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虢

陝華惠逢取熙河或久攻不下或既得復失仲舍鞏攻
德順已踰四旬璘以知夔州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
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敗之璘自將至城下八日而克
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不絕璘尋還河池四
月原州受圍璘命姚仲以德順兵往援璘趨鳳翔視師
仲敗績失將三十人璘亦無功還璘奪仲兵欲斬之或
勸而止械繫河池獄孝宗受禪賜璘札命兼陝西河東
路宣撫招討使璘策金人必再爭德順亟馳赴城下而
完顏悉烈等兵十餘萬果來攻萬戶豁豁復領精兵自
鳳翔繼至璘築堡東山以守終不能克時議者以爲兵

宿於外去川口遠恐敵襲之欲棄三路遂詔璘退師敵
乘其後失將士甚衆三路復爲敵有語在王之望傳拜
少傅隆興二年冬金人侵岷州璘提兵至祁山金人聞
之退師遣使來告曰兩國已講和矣會詔至俱解去沈
介爲四川安撫制置使與璘議不協兵部侍郎胡銓上
書語頗及璘璘抗章請朝上親札報可未半道請罷宣
撫使及致仕皆不允乾道元年入謁拜太傅封新安郡
王越數日詔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及還鎮宴餞甚
寵璘至漢中脩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三年卒年六
十六贈太師信王厚賻之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讀史

曉大義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
名亞於玠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强者繼
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所著兵法
二篇知兵者取焉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
雅量無英槩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剛中不以
爲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
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
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子挺

挺字仲烈以門功補官從璘爲中郎將累遷利州東路
前軍統制繼改西路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璘總三

路兵禦之挺願自力軍前璘以爲中軍統制王師旣復秦州金將合喜孛堇介叛將張中彥以兵來爭挺破其治平砦已而南市城賊亦犄角爲援轉戰竟日挺令前軍統制梅彥髦衆直據城門衆弗喻彥亦懼力不敵挺督之彥出兵殊死戰挺率背嵬騎盡易黃旗繞出敵後憑高突之敵驚敗挺不自爲功狀彥第一璘亦引嫌併匿其功擢榮州刺史尋拜熙河經略安撫使明年挺被檄與都統制姚仲率東西路兵攻德順以功授團練使又以瓦亭功授郢州防禦使孝宗卽位拜武昌軍承宣使尋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熙河路經略安撫使中

軍統制時年二十一五會朝廷主議和詔西師解嚴父上
遂旋軍乾道初升本軍都統制歷左衛上將軍拜主管
侍衛步軍司公事淳熙元年改興州都統拜定江軍節
度使四年入覲除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十年冬特
加檢校少保成州西和歲大侵挺身爲振恤諭總賦者
分軍儲佐之全活數千萬光宗詔問備邊急務卽建增
儲之策由是糧糗不之以疾乞致仕詔加太尉卒年五
十六贈少師開府儀同三司挺身起勳閭弗居其貴禮
賢下士雖遇小官賤吏不敢怠忽折循將士人人有恩
父故部曲拜庭下輒降答卽失律誅治無少貸孝宗被

遇沐厚光宗賜內府珍奇以示殊禮子五人次曦以叛
誅見叛臣傳

論曰按張俊傳南渡名將以張韓劉岳並稱劉蓋指錡
云順昌之捷強虜褫魄而困於疾疢命實爲之豈乏英
傑如吳璘所短耶璘與兄玠荐却金兵保川蜀而子玠
亦克繼家聲崇勲華閥一代鮮比不謂挺子曦遽覆其
宗三世爲將固道家所忌歟